

李 秀 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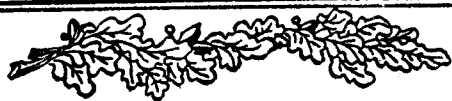
洪 林 著



新文藝出版社

李 秀 蘭

洪 林 著

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7 •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三个短篇小說，及一篇报导文学。都是反映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山东老区开展大生产运动，以及自卫战争开始时人民支前的热烈情况的。“莫忘本”描写一个久經鍛煉的村干部，在胜利后慢慢脱离了群众，忘了本，原来是顆亮晶晶的金豆子，却蒙上了灰尘，以后接受了党和群众的教育才转变过来。“李秀蘭”写一个农村青年妇女，活泼伶俐，外号“秧歌大王”，結婚以后，由于不願当庄戶人家的妻子，而与丈夫不言不語，不理不睬，通过到县学学习，提高認識，終于和好。报导文学“一支运粮队”，描写一支运粮支前的小車队，克服了种种困难，完成了艰巨的运输任务。“老許”一篇是反映和批判当时一部分区干部中有“歇一歇”、計較个人得失的落后思想。

李 秀 蘭
洪 林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1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 号 1471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2 5/8 字数 50,000

1957年9月第1版

195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1,000 定价(6) 0.22元

目 次

莫忘本.....	1
李秀蘭.....	14
老許.....	27
一支运粮队.....	38

莫忘本

朱元清当村長

毛河边有个張家庄，張家庄的村長叫朱元清。

說起朱元清，远近十几里地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曉的。这人今年四十来岁，因为左眼角上有一块疤，所以外号叫“疤拉眼”。原是山东諸城人，只因生下来就碰着歉年，他爸爸一头挑着破碗殘瓢，一头挑着三个月的元清，出来要飯，在張家庄落了戶。等元清長到七岁，就給人放牛，当長工，三十来岁才置了二亩薄地。

四一年冬天，八路軍剛到这一帶來开辟工作，朱元清头一个就参加了民兵。可是，沒有半年工夫，敌人又“蚕食”了这块地方，在張家庄南面四里路按下据点，住着七八十个汉奸队。这时候張家庄有几个民兵不干了，但是大多数在朱元清领导下，和敌人坚持着斗争。整整三年，他們沒有在村里睡过觉，白天背着枪去种地，夜里拿着枪去喊話、襲击，夏天在高粱棵里露宿，冬天，在庄外地屋子里睡覺。朱元清对大家說：“有鬼子就沒有俺，有俺就沒有鬼子。非把他拚走了，咱过不着太平日子！”区里有个老子同志，也和他們一块，常和大家說：“在

这艰难的时候，人就試出好孬来了。到临了，看看到底誰是金豆子，誰是炭渣子？”

三年艰苦过去了。四五年的夏天，八路軍打开了周圍附近的据点，老百姓重新見到天日，張家庄开了个庆祝会。会上人人說：“老朱是一顆明晃晃的金豆子！”

接着，大家选了老朱当农救会長，要他領着大伙和惡霸地主講理。地主想收买老朱，送給他二升粮食，老朱的疤拉眼一瞪，說：“你現在送我粮食了嗎？你忘了，我十七岁那年，害了場大病，我娘到你家里求着借兩碗小米，你說：‘我有粮食放到河里喂鯢，也不填你这些穷种的肚子！’到現在，你給我粮食？我不要了，快拿着滾吧！”这事傳到老百姓的耳朵里，都說老朱是个好汉子，好会長。

講理胜利了，老朱五天五夜不睡覺，清算各家的賬。老百姓看他太劳苦了，知道他爱喝点酒，时常在夜里送去一兩壺，还說：“穷人一条心，老朱办俺的事，跟办他自己的事是一模一样。”

四五年年底，張家庄选村長，不用說，大家都看着元清好。投豆粒的时候，有人說：“一顆豆，一顆心，顆顆投給朱元清。”四百一十五个选民，就有四百一十三顆豆子是投到朱元清的大黑碗里的。

就这样，朱元清当了村長。

“什么民主不民主”

自从当了村长，朱元清渐渐的有点变样。

头一样，先从服装上变了：不知队伍上哪个同志的一顶军帽，给他弄来了，整天戴在头上，还有一副绑腿，有时也打起来。——不过，这些是小事，咱不能多說；再講：

第二样，腔調也变了，一开口总是“我們”怎样怎样，“关于”这个那个，“你們老百姓”如何如何，大会上，有时还撇着京腔，老百姓听了很不順耳。——但，这也是小事，不能多批評。再說：

第三样，生活上有些变了。过年的时候，大家怪高兴，这家請，那家請，村长三天兩头就坐回席。这且不說，那知一下子吃油了嘴，过年以后，朱元清时常在半夜里，开完会，也总得吃个“夜餐”，不是做面条，就是喝四兩。逢集的日子，这庄有兩家卖熟猪头肉的，煮肉鍋前总常見到朱元清的影子。这一点，老百姓有时便不免說点閑言碎語，可是，反映頂多的，还是：

第四样，对待老百姓的态度也有些变了。疤拉眼本来就很难看，一瞪起来，就更加难看，許多老百姓都有些害怕他了。过去常来往的亲鄰，透熟的朋友，似乎也不象以前那样啦得热乎了。老百姓有些事找他，他也象是不大耐煩，时常說：“你光顧得你自己那些鷄毛蒜皮的小事，就不知道我整天区里县里的，忙的那些重要工作。”末了，总是一句：“以后再說吧！”但

是，十件有七件是以后再也不說了。

当然，朱元清还是很忙的。区里布置的工作，他都还搶着做。区里对这庄情况不大了解，也总以为朱元清完成任务的精神还不错。

今年春天，区里布置了大生产，号召大家組織起来。朱元清开会回来后，传达了兩三遍，可是到了送粪的时候，变工組还没組織好。那天，朱元清火了，召集全村大会，“数历”（包含教訓、批評的意思）了半点多鐘，他說：

“組織起来，这是我們上回在区里开会，高县长亲口說的，沒有組織就沒有一点紀律性，基本上就不行。从明天起，限期三天，統統給我变工組搞好，我們說了好几回，大家就是春风刮驢耳，一点听不进去，这回不办不行，听見了沒有？”

大家一声不响，半天，站起来一个青年說：“我有一个意見，兴不兴提？”

元清头一橫，說：“什么意見？正确的兴你講，不正确的猴（即不許的意思）說！”

那人一楞，坐了下去。

散会以后，村各教会長張广和对元清說：“有意見还是叫他說，你沒听于指导員常教我們办事要民主嗎？”

“什么民主不民主，大家都說，就成了乱主了。老百姓天生奴隶性，不帶点压迫就办不成事！”

張广和搖搖頭，也走开了。

今年秋里，实行土地改革，朱元清怪热心，几家地主匀出来四十多亩地；朱元清說要給村政上留下十二三亩，結果挑了

几亩离庄近的湖地，都算在村政名下。其实呢，老朱却动员几个农会会员帮他收谷子，打完以后就算是村长的了！有人反映这件事，朱元清却理直气壮的说：“村长忙得龟孙似的，又不吃公粮，要不分点粮食，叫咱一家老小去要饭？”

“孙猴子”上了天

張家庄虽不大，参加抗战的却有三十二家。

变工组好歹组织起来了，可是好些家没有劳动力的军属却成了大问题，他们找到村长门上，朱元清的答复还是一句话：“以后再說。”

可是，军属们很不平气。别的事晚了可以，庄稼地的事晚了就打不出粮食来；哄人好哄，哄地可不行。大家都知道，朱元清家里的地是变工组给他代耕了，朱元清他自己可没有干过一天活。忙固然也有时很忙，但有时，好些天没有事，朱元清头午在村公所里坐坐，中午到识字班里啦啦，下午又在村团部里耍耍，一天天常是就这么不知不觉混了过去。

这事，有人反映到了区里。

有一天，区里的孙連仁同志到了这庄，問起军属生产的事，朱元清說：“早明白了。”孙同志是个刚脱离生产的干部，见了朱元清那个样，也不好多問。过了一会，談起变工，孙同志說：“我听说你庄办的不大民主。”元清一跳起来，說：

“你真主观主义，民主了，变工还能变的成嗎？”

說完了这句，掉臉就走。以后见人常說：“区里的人，真主

觀!”“孫連仁不過是個才脫離生產的幹部，知道啥！四二年我就要出去，老子說庄里離不開我，論起來，我還不比孫連仁的資格老！”

以後，朱元清又調查這事是誰到區里反映的，調查不出來，狠狠地說：“他反映我，我要一個反映上去，管叫他吃不了，兜着走！”

在張廣和和別的村干努力下，軍屬的耕種問題終於解決了，但是，不久又出了一個事。

那也是一家軍屬，姓姚，自從兒子出去抗戰後，家里只有一個老娘，一個小兄弟，平常大娘紡綫，小孩拾草，還有二三畝地，庄中幫着耕種，糧草到家，倒也能夠度日。這庄群眾對擁軍工作一向很好，幾個識字班學員常到大娘家里，幫着抬水、推磨，過個三五天，還來給大娘梳梳頭，洗洗衣裳。

那知今年七月里，頭一場大雨，姚大娘的一間東堂屋就倒塌了，一輛紡綫車擱在屋里，也砸爛了。大娘心里怪難受，可是眾人說：“不碍的，你只要向村長要兩棵棒，俺大伙湊點草，一齊下手，包管兩天完成，比你原來的屋還強。”

姚大娘去找村長，頭一趟不在家；第二趟見着了，說：“這兩天要總結生產，總結完了，就給你辦。”第三趟遇着他，他正要到了區里開會，回答是：“回來再說。”

姚大娘在下午坐在庄頭上等着，直到天黑，朱元清回來了，沒等大娘開口，朱元清就不耐煩起來：“你看，光為着你那一點芝麻大的小事，就一天三趟五趟的跑，我村長要是光給你一家辦那些事，就不用干旁的啦！”

姚大娘說：“这也三四天啦，我一点綫还没紡，一集一百多块钱呀！”

朱元清的疤拉眼又瞪了起来，說：“三四天，这三四天我閑着嗎？又总结，又开会，从早到晚，连个放屁的空也没有，今天又到区里开会，老高——高县长亲口对我說，管怎么变工組得好好整理。你老百姓就是个自私性，光知道自己，这回你越急，越叫你多等兩天！”

說完，大踏步的就向庄里走，姚大娘回到家里，把这事告訴鄰舍家，大家說：“好，大娘不用急，咱們誰家有紡綫車，先借給你一輛紡着，盖屋的事，再找他商量。”

又过了兩天，区上民政助理員来这庄召集軍屬开会，問大家生活怎样。大家反映了一些，姚大娘也把这事說了。民政助理員當場对朱元清說：“这問題限定一个集空內，一定解决。”朱元清漲紅着臉，一声不响。

晚上，民政助理員走了，朱元清喝了点酒，出来，碰着一大群人站在街头上，朱元清兩手在腰間一叉，滿嘴酒气，就吆喝起来：

“他奶奶的！她在会上对我提意見，她忘了我朱元清是什么人，全中国数着个毛澤东，全县数着个高县长，这張家庄一溜十拉个庄子，还不就数着我朱元清！她告訴民政助理員，民政助理員能把我怎样？他就能管得了我？区长講話我还得寻思寻思哩！”

大家不說話，朱元清越講越起勁，越講越生气：

“她別仗着她軍屬，軍屬又怎么样？抗战早胜利了，这里

也算是根据地了，和平世界，样样工作都得做，誰还管着什么軍屬！”

朱元清还要講下去，正巧民兵上来請他去开会，他怒气冲冲，一边罵着，一边随着走了。

街头上剩下三四个老大爷，見他走了，磕巴磕巴小烟袋，叹了一口气，議論起来：

“孙猴子上了天——忘了自己是从哪块石头里蹦出来的了！”

“小鴿子餵飽了——忘了本啦！”

“翻身，翻身，光翻了干部啦！”

“.....”

一輩子要記住一句話

朱元清的行为，区里于指導員早听說了。这次民政助理員回去一說，老于更加注意。有一天，老于到了張家庄。

朱元清和老于是老伙伴，一向見到老于来都很亲热。这晚开村干会，老于把时事啦了一下，說：“老蔣那反动派头子，又发来大兵，要灭咱解放区，要把咱剛端上手的飯碗夺回去，战争已經打起来了，咱全体軍民一定要动員起来和他干，加紧支援前綫，爭取自卫战争胜利！”

老于还說了些前綫上的事，說战士們在前方怎样勇敢，怎样艰苦，泥深到小腿肚，河水漲到肩膀头，战士們兩手举着枪向前冲，指揮員叫退也不退，大家听得很起勁，一个个摩拳擦

掌，都說得好好干。

散了会，老于和元清一人拿了一件蓑衣，鋪在場上，并头睡着。从現在的战争，又啦到头兩年的战争，啦到和据点里汉奸队斗争的事，啦到从前的艰苦味，啦着啦着，精神来了，也不想睡了，兩人坐了起来，抽着烟，有說有笑。

啦到后来，老于問元清：“元清，你說咱那时那个艰苦味，整整三年沒在庄里睡一宿，到底为的啥？”

“为的啥？还不为了把鬼子赶走，老百姓有幸福日子过！”

老于点点头，又啦了好一会，啦到选村長，老于又說：“元清，你还記得那时人們都叫你金豆子，选举时唱着‘顆顆投給朱元清’了嗎？”

这是老朱頂得意的事，当然記得很清，一听老于問起，十分高兴，于是又談了一会。以后老于又問：“你想老百姓那时为什么那样拥护你呢？要是今天再选村長，还有人給你編唱嗎？还能得四百一十三票嗎？”

一句話，打到元清的心坎里，半天不吭一声。后来，老于很誠懇的告訴他，近来老百姓对村長有些反映，自己还是要好生檢討，为人切記莫忘本呀！

老于看着元清已經不象剛才那样有勁，就提議“睡吧。”他自己头一落枕就打起呼来。

可是这一夜朱元清完全睡不着。他想着过去，想着現在，打游击啦，庆祝会啦，講理会啦，选举啦……一件一件都象是昨天的事一样，后来，他腦子里就光剩下老于的几个問題——

那时候那个艰苦味，到底为了誰呢？

老百姓为什么拥护我当村长呢？

现在要选举，老百姓还会选我吗？

想着想着，一直到了天明……

第二天，老于没走，晚上又和元清在场上啦起来。这次老于把一切的话都说出来，听到的反映也告诉他了，各种道理也讲明白了，尤其对于拥军优属的事，更讲得顶多。朱元清也作了些检讨，自己感到这样下去，真是很危险的。到半夜的时候，老于对元清说：“我告诉你一句话，你一辈子记清了，就是：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不管做什么事，都不要忘了老百姓。咱自己也就是老百姓，老百姓的事就是咱的工作，咱干一千条，一万条，就为着一条——叫老百姓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！”

这一夜，朱元清又没睡着。

第三天，老于走了，下午朱元清亲自带了两根棒，送到姚大娘家里，姚大娘很感激，要留他坐一会，他说：“今天区里送来条子，明天过队伍，向咱庄要七百多斤煎饼，我派了一天，还有一些没派完，得回去想办法。今天真不得闲，过两天一定到你家来耍。”

“还有多少斤煎饼没派出去？”

“三十斤。”

“不用派了，我都揽着啦！”

“那怎么行？”

“不要紧，我找东院里兰香姊妹帮我推着磨，自己烙，一宿就成了。”

元清不答应，姚大娘坚持着跟去领了粮食，回家泡上，晚

上推出糊子，整整一夜沒有睡覺，烙出三十斤煎餅來。第二天一露明，就把煎餅送到村長家里。朱元清接過煎餅，心里感動極了，想說什麼，但是一句話說不出來，呆呆的站在門口，望着姚大娘扶着牆，一歪一倒的走回家去。

要洗去自己身上的灰

過了幾天，老于又到了張家庄，開了個村干部會，大家檢討了擁軍的事，有的說：“俺從抗戰勝利後，就以為可以不要軍屬了。”有的說：“俺總當着軍屬是個麻煩。”有的說：“咱沒想想，隊伍在前方抗戰，還不是為着咱？我們在家擁軍優屬，也還不就是擁的自己！”會上，朱元清檢討的很多，大家也頭一回不客氣的對他提了些意見，最後，全體決議在明天，開一個軍屬村干聯席會。

第二天晚上，西場上放着一張桌子，一條凳子。大家圍着，三十二家軍屬大爺大娘都到了，各系統干部也來了，七八十口子人，擠成黑壓壓的一片。

朱元清當主席，幾個村干部先檢討了，幾家軍屬也檢討了，然後，朱元清站了起來。這幾天，大伙兒早就有點看出來朱元清與平日不同，所以一見他站起來，都豎起耳朵，想聽他講什麼，他說：

“眾位兄弟們！我朱元清真該檢討檢討了。這大半年來，我變得一天壞似一天，眼睛長到額頭上，誰也看不起。我忘了窮人，忘了本。什麼事，光想着在上級面前有信仰就行了，

在庄里有没有信仰不当回事。不知道，上級也是給老百姓办事的，在庄里沒信仰，上級也就看你不好。我光知道鋪派人家工作，开会就是数历大家，凡事人家說了不算，我說了一句就是一句。在土地改革中間，我光顧自己利益，就拿村政的名义多留了十二三亩地，夺了好多穷兄弟們的飯碗，这实在是我的自私自利。我一定拿出来重新分配給众人！”

大家睜大了眼睛听他一句句的說，都在点头。他又接下去：

“民主是一点也沒有了，心里头早沒有了大伙儿，大家有事找我，我不給办，还說人家麻煩。象这回姚大娘的事，我拖了十拉天，真是一点拥軍观点也沒有了。这两天我寻思寻思，我这不成了官僚派了嗎？国民党的那种坏作风，怎么好叫我学来啦！”

他說到这里，臉緋紅，攤开了一只手，就象是要打自己。最后，他講：

“这些日子，于指导員和我啦呱，大伙儿給我的教育，昨晚上村干部会上大家也对我提了許多批評，我决心改过。今儿晚上，希望大家对我多提意見，給我教育，过几天全村大会，我还得好好檢討一下！”

朱元清自当村長以来，漸漸的在他和老百姓中間豎立起一道牆，这回檢討，一下子把这道牆打通了，大家象是又看到从前的朱元清。

于是，一切过去不敢提的意見，都說出来了。老朱一条一条細心的听着，心里一陣热一陣滚的。意見一直提了兩個鐘头。

最后一个軍屬大爷站了起来，說：

“俺的意見就这一些了，大伙儿提意見，还是想你改正，要看你不能改，俺就不提了。你这回要是真下决心把那些官僚派头丢掉，大家还是拥护你，你从前是顆金豆子，現在也还是顆金豆子，就是金豆子掉在鏹子窝里，蒙上灰，現在得洗一洗。”

朱元清忽然站了起来，說：

“好，我洗，我得把这大半年的坏行为統統改掉。我朱元清，七岁放牛，十五岁扎活，当了二十年的長工，亙古是个穷人，这半年，当了村長，忘了本，忘了自己的穷根，忘了大伙儿，今后我要不改不算人，大家看着吧！”

他最后一句說得很响，很有勁，大家不自覺的都鼓起掌来。又不知道是誰，領導着喊起口号来：

“欢迎老朱改过！”

“拥护老朱！”

“村干和軍屬是一家！”

“好村干不要忘本！”

老朱一把抓住老于的胳膊，手里直打着顫，他平生第一回：豆大的泪珠，从老朱的眼角中掉了下来。